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十六回 潯陽江悶和酒樓詩 柳塘灣快除雪舟恨

卻說戴宗與蔣敬追還銀子，領了批回，自到河北去。蔣敬討完帳目，共有五百兩本錢，還剩二三十兩的零星帳尾，一時不得清楚，尋思道：「建康連年亢旱，荒歉無收，米價湧貴；湖廣甚是豐熟，若販米到這裡發糶，自然多有利息。倘耽遲久了，米船來得多，利錢輕了。把這帳目丟在這裡，後次再來催討。」算計定了，到龍江關上寫了一隻江西三板船，把行李裝好，燒了神福開船。兩個梢子卻也小心伏事，蔣敬道：「不曾問得梢公的姓？」一個大頭闊臉腿矮身肥的答道：「我姓陸。那個伙計姓張，尊號雪裡蛆。」一個眉濃面削的後生笑道：「你的尊號就不說與客官知道！叫做癩頭龜。」頑笑了一會，卻好東北風，上湖廣是當梢順。趕著船幫灣歌。一路風好，不消十來日，將到江州。還差三十里，江面陡然轉了西風，掀天白浪，行不得船。少頃，彤雲密布，大雪飄飄，一個伴船也無，只得收了港。是個荒涼去處，梢公認得地名，叫做老鸛渚，岸上不過十數家人家。雪裡蛆道：「不遇這場風，此時已到家裡了。」癩頭龜笑道：「只是你家娘子沒造化，又要忍著一夜淒涼。」又道：「我們連日擾著客官，今日灣船，弄些酒菜來還個禮。」跳上岸去。蔣敬道：「不消，若要買，我這裡有銀子。」雪裡蛆道：「是小人們一點孝順，難道客官怕沒有銀子？」不多時，提了一隻大公雞，十來個鴨子，一段鱔魚，酒店後生抱了一罈熟白酒，送到船裡，兩個整治得停當，擺在艙裡一同坐下，慇懃相勸。蔣敬因風寒雪冷，一連吃了十多碗，猛然想道：「這般荒僻去處，兩個船家口甜貌惡。我是單身，恐不懷好意。」又想到：「梁山泊好漢，怕他怎的！」又吃上幾碗。又想到：「當初浪裡白條張順過揚子江，也著了道兒，還是少吃些好。」推辭不飲。癩頭龜把篷推開，叫道：「客官，你看這般大雪，寒冷得緊，還虧得幾杯酒做裡牽綿。無物孝敬，再開懷暢飲。明日到了江州，若要換船，不消說；要送上湖廣，就去。難得客官這般和氣，真是老江湖！」只顧斟來。蔣敬又吃兩碗，堅辭不飲，討飯用了。船家收拾已過，蔣敬展開鋪蓋，腰刀放在頭邊，不脫衣服，把被渾身卷了自睡。此時也有五六分酒意，容易睡熟。

約莫有三更天氣，朦朧中聽得響動，連忙坐起去摸那腰刀，不見了，雪光照進，艙中明亮，見癩頭龜就拿那把腰刀，船頭上鑽人來；雪裡蛆拿一把柴斧，後梢爬進。蔣敬心慌，並無器械，勢急了，把身子一挺，那扇篷掀在半邊，癩頭龜劈面把刀砍來，蔣敬一時無措，躡身向那江中一跳，撲通的沉了下去。癩頭龜道：「伙計，斬草不除得根，恐怕有礙。」雪裡蛆：「自古道：『江無底。』莫說這廝是旱地上蠻子，不識水性，就是識水性的，這般雪天，凍也要凍死，只管放心。但不知他包裡中有多少財物，若不是銀子，乾做了。」癩頭龜道：「打開來看。」雪裡蛆便把被套子一提，抖出兩大包，把青布裹著，解開一看，都是大錠紋銀，雪色耀著，分外晶瑩，約有五百餘兩。兩個歡喜不盡，雪裡蛆道：「我和你對分了，你去娶一個娘子，好做家業。」癩頭龜道：「分什麼！左側在你家裡，若娶了妻小，反多牽纏。且再商量。」此時雪下得深，風息了，兩個駕槳掉船，竟回江州去了。有詩為證：

貪夫徇利不知休，黑盡心頭白盡頭。

世上若無阿堵物，華胥國裡可遨遊。

卻說蔣敬被兩個梢公謀財害命，前後砍來，倉皇無計，只得跳下江中，還虧得他是湘江人，從幼識得水性，猛力一跳，沉了下去。到得江底，把腳一撐，重送起來。竭力爬到岸邊，卻不是泊船的老鸛渚，通是蘆葦，尋不出路。況又嚴寒大雪，身上濕衣服拖住，凍得發顫不止。撥開蘆葦，捱步向前。上得高岸，一望茫茫都是瓊瑤碎玉，又踏著雪尋路。忽見松林裡隱約有些燈光，拼命走去，原來是個小茅庵。不防雪裡橫著一塊青石，踏著一滑，撲地倒了。吃驚受凍的人，一時掙扎不起。

那茅庵有個老僧，五更起來做功課，聽得門外有呻吟之聲，開門出來。見雪地上有一人倒著，發慈悲之念，用力扶起來，衣服渾是冰水。攙進庵裡，泡碗薑湯與蔣敬吃了，叫脫下濕衣，拿件道袍換了，烤起火來。有一個多時辰，蔣敬方說得話出，謝道：「多虧老師父救了性命！」老僧道：「想是在江中吃人暗算了？」蔣敬道：「被兩個梢公將酒勸醉，半夜裡拿刀砍來，我無計可施，只得跳在江裡。」老僧合掌念聲佛，道：「只願他長福消災。」蔣敬倒笑起來。天色已明，老僧做些素飯用過，替蔣敬把衣服曬起。雖是雪霽天晴，那綿衣急切難乾。蔣敬道：「這裡還是老鸛渚麼？」老僧道：「上面十里路便是。」蔣敬道：「想是那兩個賊徒昨夜放下船，到沒有人家處下手。尚不曉得老師父法號？」老僧道：「貧僧是西川人，賤號淡然。行腳至此，蒙村中幾個檀越施些齋糧，將就度日，已有十多年了。」

到第三日衣服方乾，蔣敬作別，謝道：「弟子性命幸蒙老師父救得，只是身邊沒有一些東西可以酬謝。」老僧道：「貧衲一片平等心，莫說居士是被難的，就是那歹人落水受寒，也要相救。說哪裡話！便是這碗素飯，也不是貧衲自己耕種的，都是檀越的福田，不消謝得。」用手指道：「出了松林，轉上南有座澗橋，過了橋再往東，不上半里，就是大路了。」蔣敬拜別而行。到得大路上，尋思道：「還是重到建康去討那些零星帳目？還是到江州？或者碰上有相熟客伴，借些盤纏再處？」以口問心一會，想道：「此去建康有千里程途，腰間並無一文，怎生去得？且到江州再作進退。」踏著凍，走過三四十里，到了關邊，尋個客店安寓。

那店家見單身客人，又無行李，不肯相留。蔣敬只得出門，惶惶無定。背後總有人叫道：「蔣客人！」蔣敬回頭看時，卻是前日販藥材過關寫稅單的主人。相見了，主人問道：「恭喜回來了，可曾得利？帶甚麼貨物轉來？要寫單麼？」蔣敬道：「不要問起！利息頗有些，盡被船家所劫，逃得性命，只剩一雙空手。思量在關上尋個相認的客伴，借些盤纏。前邊那店家見無行李，不容安寓，正在兩難。」主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且在舍下暫住，等候客伴何如？」蔣敬道：「如此極感！」一路同走。到了主人家，身邊只剩得一個束鸞帶的金環，解來稱有二兩重，央主人家兌換些銀子使用。到晚吃了夜飯，主人家拿出鋪蓋與他睡了。

到次日，在關上尋訪，並無相熟的，悶悶不已。轉過江邊，見一座大酒樓。挑出酒帘，正是潯陽樓。想道：「是個名勝去處，且上去吃杯酒消遣消遣。」走到閣子裡，開窗一望，廬山晴雪，那五老峰就像五個白頭老人一般。酒保搬上酒肴，自斟自飲，漸漸酒上心來，忽然想起宋公明當初在這樓上醉後題了反詩，險些喪了性命，幸得眾兄弟救上山寨。隔了許多歲月，經了許多變更，風景依然，良朋何在？不覺淒慘起來，想著宋公明吟的那《西江月》至今還記得，步他原韻，也題一首，寫今日落魄淒涼光景。喚酒保借過筆硯，磨得墨濃，蘸得筆泡。他本是落第舉子，不待思索，寫在粉壁上道：

萬事由來天定，空多神算奇謀。當年管鮑遇山丘，一晌豪華消受。浪跡天涯歸去，青衫重到江州。千金散去不為仇，恐惹英雄笑口。

題罷，念了一遍。正要放筆，背後有人拍著肩膊道：「你又學宋江在此題反詩麼？」蔣敬吃了一驚，回過頭來，卻是小遮攔穆春，歡喜不迭。對揖坐下，叫酒保再添酒來。飲了幾杯，蔣敬道：「我在家閒不過，往山中販藥材到建康發賣，一個破落戶要賴我的貨物，幸遇戴院長在府討批回，對太守說，追還了。要到湖廣買米，在這江州三十里外老鸛渚上停泊，被兩個梢公劫了五百多兩銀子去。我跳入江中逃得性命，打點到揭陽鎮尋你，偶在這裡吃杯酒消遣，不想得遇兄弟，絕處逢生了。你近況何如？」穆春歎口氣道：「我弟兄兩個原在揭陽鎮上一霸，不幸哥哥亡過，家業消敗，興復不來，受了人欺侮，孤掌難鳴，因此只在江州城內東混西混。連日又賠得精光，氣悶不過，到這裡賒角酒吃。遇著兄長，心懷開了。」兩個吃得杯盤狼藉。穆春道：「船是哪裡討的？梢公姓甚麼？是哪裡人？」蔣敬道：「在龍江關僱的，是只三板船，船家一個姓陸的，綽號癩頭龜；一個姓張的，綽號雪裡蛆，不問得名字。阻風在老鸛渚，他兩個取笑道：『若是順風，今晚到家，你娘子好受用哩！』想就是這江州人。」穆春道：「三板船通住在柳塘灣，離此不遠。趁這酒興找著了他，怕銀子還未散哩！就和你去。」蔣敬算還酒錢下樓。穆春道：「我不說虛話了，其實身邊沒有一釐銀子。」

兩個沿江走了二三里路，穆春道：「這裡像是柳塘灣，待我問聲看。」籬笆內見個老兒，彎著腰在哪裡鋤地，認得他叫做胡撇古，聲喚道：「胡老官，這裡可是柳塘灣麼？」老兒仰起頭來道：「原來是小郎，這裡正是。」穆春道：「你一向撐船，為何在此

鋤地？」撒古道：「我這柳塘灣遠近聞名，極是老實的。客貨丟在船裡，再不敢動。就是剩下物件，憑你幾時來討，就送還他。如今世態不同了，新出幾個後生，不幹的好事。我老了，不去撐船；便是兒子，叫他務農，省後邊做出事來，干連受累。小郎為甚到此？」穆春道：「有個人要到建康去，來尋癩頭龜，可住在這裡？」胡撒古道：「他是沒爺娘的祖宗，名喚陸祥，與張德做伙計，三四日前從建康回來，張德兩日不見了。陸祥方才提著筐子買東西去了。小郎為甚麼定要租他的船？」穆春道：「是舊主。僱換了陌生的，不識性子。」胡撒古向東指道：「那柳椿上繫的不是他的船？缺牆內遮著蘆簾的，便是張德家裡。」胡老兒自搖著頭，關了籬門進去了。

穆春迤邐望東走去，不上一二百步，見一年紀少的婦人，堆著滿面粉，喬眉畫眼的，穿一領對衫布襖，束根桃紅縐紗汗巾，內繫一條沙綠布裙子，腳下高底鞋，提著木桶湖邊打水。蔣敬、穆春讓他走過，揭開蘆簾閃入屋裡。是兩間房子，後面廚房臥室，並無一人。不多時，那婦人嬌模嬌樣喘吁吁提那桶水進門來，見有人在屋裡，吃了一驚。穆春道：「張大哥在家麼？」婦人道：「不在。」穆春又問：「陸祥呢？」婦人道：「他到城邊買東西去了，恐怕就來。」穆青指著蔣敬道：「這位客官僱你們的船從建康來，有五百兩銀子遺失在船裡，拿出來還他。」婦人臉上變色，說道：「恐沒有這事，我不知道。」穆春努個嘴兒，蔣敬會意，便拴上了門。穆春腰邊拔出解手刀，把婦人推倒在地，一隻腳踏著胸脯，把刀在婦人面上撇了兩撇，喝道：「潑婦，你不說出來，性命只在頃刻！」婦人亂抖，求道：「官人饒命，銀子在在牀底下酒罈裡。」穆春又喝道：「你丈夫兩日哪裡去了？」婦人道：「丈夫——」住了口。穆春把刀刺近喉嚨，道：「你快說，快說！」婦人道：「他——」說得一個「他」又住了口。穆春焦躁，扳開胸脯，露出白皚皚鬆鬆兩乳，思量下手，婦人慌了，急口叫道：「不要動手，他也在牀底下酒罈裡。」穆春道：「怎麼也在牀底下酒罈裡？」婦人道：「他兩個帶這許多銀子回來，燒了神福，陸祥便起心沒得分給他，把酒灌醉，就把船裡帶來的這把刀劈面砍殺，剝做幾塊，裝在壇裡，埋在牀底下。」穆春道：「張德是你丈夫，被他殺了，怎不叫喊地鄰？」婦人道：「陸祥是好殺人的，若是叫喊，也被他殺了。」穆春道：「當夜有刀在手，不敢叫喊，這兩日何不通知地方拿他送官？」婦人閉口無言，穆春道：「不消說了，必定與他通姦，謀害親夫！陸祥如今去買甚東西？」婦人道：「怕這裡露眼，燒了神福，今夜要同我過鎮江過活。」穆背道：「也是個淫婦！謀殺親夫，天理王法卻饒不得！」把刀向咽喉一勒，那股血直噴出來，婦人把腳掙了兩掙，死於地下。兩人到牀底下翻出酒罈，兩袱銀子動也不動。果然聞一陣血腥。鋪陳衣服，俱在牀上。腰刀掛在壁間，拔出鞘來，尚有血跡模糊。就把鋪陳衣服銀子分作兩處卷好。

只聽見敲門響，穆春走到前面，便拔下拴兒，閃在門背後。陸祥筐子內放著魚肉香紙等物，跨進門來叫道：「大嫂！」只見婦人死在血泊裡，嚇得魂飛魄散，正要聲張，後面蔣敬走出來喝道：「陸祥你認得我麼？」陸祥轉身就走，不防穆春撞進，劈角揪住，罵道：「賊驢！你劫了客人銀子，又謀死張德，占了婦人，萬副猶輕！」蔣敬把腰刀砍翻，穆春又將解手刀胸前搯了個窟窿。穆春、蔣敬各背上包裹，跨著腰刀，反拽上門兒走去。胡撒古還在鋤地，叫道：「小郎，方才陸祥買東西回來，怎麼不僱他船？這行李是一向寄他家裡的麼？」穆春道：「他不得閒，另僱罷！」

兩個飛步到主人家，裡面點出燈來，買酒吃了。穆春道：「暢快得緊！只是反與張德報了仇。」蔣敬道：「若沒有兄弟，也尋不出他的腳跟。」吃過多時，穆春道：「小弟有句話要與兄長商量。前日要救宋公明，把莊子燒了，田產棄了，同上梁山。誰想弄得家破人亡，回來莊院復不起，身邊的財物日逐用完，無家無室。有個西莊並山界田地，被一破落戶占住，喚名天狗星姚瑰。這厮刁詐不仁，霸住揭陽鎮。幾遍和他合嘴，要還我莊房田地，他說開墾、修理、糧務、當差，費了好些銀子，憑著親鄰議處，貼他二百兩銀子才肯交還。我一時難措，近日又賭輸了，哪有銀子！不識進退，要借兄長二百兩銀子贖了回來，方可安身。」蔣敬道：「我弟兄們幾時把銀子放在心上的！這宗銀子多虧兄弟抓得來，又出一口惡氣，只管拿去！」穆春道：「兄長既是慨然，明早就要哥哥同去做個見付。」蔣敬道：「使得。」就安寢了。

明日穆春把二百兩銀子束在腰裡，其餘行李都寄在主人家。兩個厮趕著到揭陽鎮。姚瑰見了穆春，滿面春風，請到裡面。穆春道：「向所議二百兩銀子，蒙這位朋友相助，特來交明。須出房子還我。」就取出來，逐封遞與姚瑰收進。姚瑰是個笑裡藏刀的猾賊，說道：「小郎既有銀子，何消說得！少不得備些薄酒，請原議親鄰當面交割。今日晚了。」一面擺出酒菜，請蔣敬上坐，穆春對面，自己打橫，慇懃相勸。姚瑰道：「小郎連日進城得彩麼？」穆春道：「不知怎麼只是輸。」姚瑰道：「夜長無事，再耍一番。若是小郎贏了，明日把這原銀與房產即便交還，如何？現有這位貴友作證。」穆春有了酒，拍拍胸脯道：「這也使得，只不許胡賴。」姚瑰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我與小郎交手幾次，難道不曉得我的賭性是極直的！」桌上鋪下紅氈，明晃晃點上蠟燭，撥過色盆，點下籌馬。蔣敬見穆春高興，暗地裡阻當不住。兩個擲了一個更次，姚瑰的籌馬盡被穆春贏過來，立起身來道：「夜深了，且睡，明早交還我房產銀子。」姚瑰堆著笑容，說道：「這不消講。小郎，東邊連著那一號山是小可的，原價一百兩，貼上再擲，若我輸了，一並交割。」穆春貪心所使，點過籌馬，重復下場。這回風色不順，丟下去純是小色。霎時，三百兩籌馬，盡數送過去了。姚瑰立起身道：「夜深了，且睡。」穆春道：「我贏了，你要再擲；你贏了，就不肯。」姚瑰道：「我是貼一號山；要再擲，拿銀子出來！」就變了臉，往內便走。穆春一把扯住，道：「我拿銀子贖房產，怎的哄我賭輸了！貼一號山，山在哪裡？白占我的房產，又恁般局哄，忒煞欺心！」姚瑰道：「你弟兄窩藏強盜，鬧了兩座軍州，自去落草。官府著落地方，攪得雞犬不寧！你今日還有宋江麼？你自賭輸了，又來賴人！」穆春大怒，兜的一掌。姚瑰大喊：「強盜殺人！」穆春又兜心一脚踢倒，提起一條板凳亂築下去，裡面趕出男女莊客救助，蔣敬也惱了，飛拳拽腳，打得東倒西歪。那姚瑰已是頸破腦裂，死於地下。穆春道：「今日才得豁出心頭這口惡氣！一不做，二不休！」搶到裡面，婦女莊客都出後門躲避，到臥房裡，見這二百兩銀子放在牀上，打開箱籠，也有百來兩銀子並金珠首飾，都拴在腰裡。尋十來個草把，放起火來，發騰騰燒著。說道：「哥哥，去罷！」已是四更天氣，殘月東升，趁著亮光，連夜趕到關邊。蔣敬取一兩銀子謝了主人家，背了行李，大踏步望官道進發。穆春道：「雖然做了兩樁爽快的事，如今哪裡去好？」蔣敬道：「不打緊，有個好去處。」正是：豹入虎群添羽翼，蛟回龍穴起風雲。不知到何處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張德、陸祥、姚瑰同是一樣心腸，但行業各異，而報應卻同。小遮攔一生快樂，當與下回並看。）